

本人心目中却是茂密树林、绿草如茵的景象，清静池塘和覆盖着苔藓的岩石。因此，单是一首俳句《古池》在这部俳句集中就有11种英译和1种法语翻译（并非宫森一人翻译），举其中二例：

The ancient pond!  
A frog plunged—splash!

The old pond! A frog plunged—  
The sound of the water!

此后，1934年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哈罗德·高德·亨德尔森出版了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俳句的英文学术专著《竹帚》<sup>[37]</sup>，此书至今仍然是英俳爱好者广泛阅读的经典之作。如前所述，庞德和史蒂文斯偏爱并提倡俳句所蕴含的诗情，但亨德尔森则是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力图为俳句在西方文化世界找到容身之所，并衷心希望英俳的写作和阅读能够得到发展。在《竹帚》中，亨德尔森指出此前大部分俳句翻译实际上只是“格言”，表示出对前文所述的张伯伦等学者不同的翻译观点。《竹帚》高度概括了俳句的特质，其中包括“暗示”的力量，即通过意象暗示出某种特定的情绪，因此，读者可以通过反复吟诵某一俳句而产生情感上的回响。亨德尔森还强调，优秀的俳句作品富于弦外之音，其真实含义不会直观展现在词汇和语句的表面。俳句最主要的魅力就在于它难以明确解析的一面，寥寥数语传递大量的示意，增加词句只会适得其反。再以芭蕉的《古池》为例，在《竹帚》中，亨德尔森译为：

Old pond:

frog jump-in  
water-sound

此外，对于俳句中体现的季节敏感，亨德尔森解释为并非纯粹的自然风光感悟，而是季节背后的情绪敏感，可以将季节与情绪连接起来，融汇于俳句之中。对比一些过度简化的，认为川柳聚焦于人类活动而俳句关注自然的定义，亨德尔森坚信俳句是通过运用自然现象反映人类情绪。亨德尔森并不担心俳句的未来，他预言英俳可能会成为两行、三行甚至四行形式（可见亨德尔森当时并没有预见单行俳句的可能性），相信英俳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诗歌形态而不会仅仅只是散文诗的微型附庸。

1939年诗人保罗·李普士出版诗集《更多力量献给你——人人能作的诗》<sup>[38]</sup>，这是美国诗界第一部个人英语俳句集。李普士有意避开传统日本俳句的概念和规则，创作出非正统的英俳，但因其虔诚佛教徒的身份和对日本俳句素材和创作手法的不自觉利用，其作品最终依然归于“禅”之精神，为此后英俳与“禅”的结合、视觉俳句和极简俳句的登场开辟了道路，如：

Standing  
in cool dew  
I look at the cloudless sky  
站在  
寒露中  
我看向无云的天空

此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作为国际政治成员的日本及其民族文化的态度。美国本土虽然远离战场，相对平静，但社会生活的节